


锦屏文学丛书

# 逃 汉

石玉锡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锦屏文学丛书

# 逃 汉

石玉锡 / 著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逃汉 / 石玉锡 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221-12756-3

I. ①逃… II. ①石…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6872号

责任编辑 张良君

装帧设计 陈红昌

## 逃 汉

石玉锡 / 著

---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贵州兴隆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15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9月第1次

印 张 4.625

字 数 120千字

开 本 880mmx1230mm 1/32

---

书 号 ISBN 978-7-221-12756-3

定 价 18.00元

## 锦屏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 问：单洪根 孟凡明 杨 伟

主 任：朱法领

副主任：范烈梅 王泽梅 王明相

成 员：王宗勋 杨秀廷 罗树发 石玉锡 龙显政

主 编：王宗勋

副主编：杨秀廷 龙道炽

# 总序

龙超云

《锦屏文学丛书》编者寄书稿来请我写序，我欣然接受，不敢推辞。我祖籍锦屏，虽然生在他乡，但父亲的故乡之恋、桑梓情怀，自小深深地根植于我的心灵，感染并伴随着我，使我对锦屏的山山水水、乡里乡情、父老乡亲，始终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眷念。这些年身处他乡，对锦屏的关注与牵挂从未淡忘，事务缠身未能为家乡多尽心力，唯以此，略尽绵力，聊表心慰。

“鸳鸯绿浦上，翡翠锦屏中”。锦屏是一个以山为锦，以水为屏的绿色王国，“杉木之乡”的美名享誉全国，是清水江“木商文化”的发祥地。近些年来，锦屏县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仅在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可喜成绩，而且还创造和丰富了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锦屏文学丛书》就是汲取这块土地精华而生发的文学奇葩。

这套丛书共五卷，分别为短篇小说卷、长篇小说卷、散文卷、诗歌卷（旧体诗和新体诗），基本涵盖了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集合了锦屏清代以来专业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爱好者的优秀文学作品，这是锦屏优秀文学作品的一次展示，具有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丛书中的作家群体，都和这个小城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情愫，不少作品是他们生活的经验和反映，来自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许多作者是我所熟知的，例如锦屏清代著名的苗族作家和学者龙绍讷先生，丛书收录的《〈杉

君子传>序》我早就耳熟能详,该文借物述人,歌颂了杉木的君子品格和风范,语言优美、论说精辟,寓意深长。还有苗族历史上作品创作数量最多的姜穆先生,丛书收录了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和散文,读起来散发着浓厚的乡土韵味,甚是接地气。有些作者面孔虽是陌生的,作品也是初次读到,但这些文章所写的风光、人物、民情、习俗,都是我所熟悉的,写的都是我的乡愁,读起来感到十分亲切。

丛书内涵丰富,题材广泛,既有讴歌红色岁月再现当年历史的,也有展示小城巨变赞誉幸福生活的,既有故园旧物之思、父母手足之思、人生忆往述怀,又有观察社会、反映侗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古老风俗的。文笔也各有妙处,有的隽秀玲珑、有的淳朴淡泊、有的轻灵曼妙,有的厚重平实、有的镂金错彩……文章各篇各样,各有特色,但都有一个鲜明特征,那就是溢满真情。这份真情我想是源于这片土地上人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的挚爱,对幸福美好生活的热爱。这片热土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一巷一寨、一人一物都给了他们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随意采撷其中的一点一滴、一颦一笑,就演变成了丛书中兴味盎然的文章。文章中描述的风土人情和流露的真情真感,不仅拨动了我们的弦,陶冶了我们的性灵,而且真实地记录和展示了锦屏的光辉历史和美好现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家乡各族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历史纪录。

读到这么多艺术感受和审美价值俱佳的诗歌、散文、小说,实在是非常欣喜。我借此向这些作者们表示衷心的祝贺,也希望他们笔耕不辍,继续在文学领域辛勤耕耘,为反映时代,讴歌本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更大更出色的贡献。

2015年7月17日

## 楔 子

有经验的农夫凭一把斧头和几个楔子，把合抱大的木头劈成柴屑。这些经验无非是寻找和利用木头的破绽。

历史长河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因破绽或者天机而变成现实。

悬殊本身就是悬念。我们试着推演一段不寻常的历史。

这段历史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一个细节。

被称为“赤匪”的共产党人，历经“四一二”等血腥屠杀和无情清洗之后，幸存者投奔到湘赣边上的井冈山。这个避难的天然屏障，成了“赤匪”生存壮大的摇篮。

“赤匪”由零散的队伍，发展到三十余万之众。蒋中正不是没有眼睛，更不是故意养虎为患。因为蒋家对“赤匪”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阴谋，完全是公开的扑灭。且看第一次到第四次围剿，先是不放在眼里，再是有些吃惊，后来大受其苦。数百万正规部队，不可能消灭不了几个草莽之徒。可是历史还是将不可能的悬殊和悬念化成了一个伟大的故事，定格在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又多祉多福的大地上。

这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赤匪”被迫进行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我们不用多说，从人数上算一算。江西瑞金出发“赤匪”有三十余万之众，到延安，剩三万多一点。且不将沿途补员纳入。每一里路死十多个红军，每前进十来丈就有一个人倒下。用佛家的在劫难逃来看，也是难免的。天上有飞机轰炸，地上有各路兵马围追堵截。可谓天罗地网。谁也料不到这支队伍撕破了这张死亡之网逃了出去，用鲜血和

生命书写了壮举，书写了奇迹。

除了雪山草地等恶劣的天险不算，除了吃草根树皮等恶劣的物质考验不算。让红军差点灭亡的战役该数强渡湘江。让老天爷也感到想不通的事件该数飞夺泸定桥。中央红军在湘江界首渡江逃亡，八万之众，损了五万。五昼夜鬼哭神泣，一昼夜倒下一万人，一小时有四百一十七人罹难。湘江为之染红。而作为整个红军队伍突击保护之功效而存在的红六军团，就是红军队伍的一个铁楔子，身负西征重任，寻找红军的突破口生命线。

且说红六军团入黔先行，到了一个名叫锦屏的黔东小县，路过一个名叫高坝的侗乡村寨，有个名叫石金果的后生因故到了红军队里。继续往前，到得大广村。围剿总司令何键早就在大广村四周和方圆所有县境布下严防，埋下强兵，专等红六军团送死。红六军团即使掉头回马，也有劲旅强兵尾于三十多地的身后，仍是难免一死。真是千钧一发，又是天机不可全语。石金果一句闲话，醒悟了一个指挥官。使得队伍仅比前来堵截的桂军提早一瞬间穿过关隘。为毛泽东周恩来所率中央红军抢得宝贵的逃生之机。为整个红军队伍终究能够到达陕北起到了劈生破死的楔子性作用。

九寨高坝这些村寨，自古闭塞愚昧。那时候还没有侗族的称谓，方言自称“腊更”，即侗崽。腊更称呼苗汉同胞为“腊谬”“腊嘎”。因落后，腊更遇盗遇乱，唯有逃匿。“赤匪”远来，村氓不解就里，误信谣传，认为腊嘎将来犯乱，逃入深山躲藏，方言叫做蹇嘎，直译则为逃汉。

本部小说讲的就是石金果逃汉这个小插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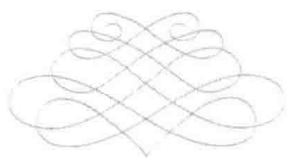
# 目 录

*Contents*

## 楔 子

---

一	/1
二	/29
三	/52
四	/80
五	/109



## 1

“石家的金果真的跑了。”十多天不见金果，高坝村上这么传话。跑到哪里去了呢，谁也不知道。为哪样跑呢，这个大家倒是明白。

金果的娘彭妹福在屋里落泪，他的爹石玉长在一旁叹气。玉长半天说一句话，他一说，妹福颤了声音骂一句“都怪你。”玉长说“这么不听话的崽，别说跑，死了也不可惜。”“我们的崽呢，一条狗不归家你也该痛心。”妹福又这么骂，“他好点的衣裳一件都找不到了，定心不回来了。”

玉长说的也是气话，他更着急孩子不回来。“哎，我不是也找几天了么，听说汉崽从小广那边去，我一直找到小广村上，问了一路的村寨，都说是有汉崽过寨，蚂蚁样的人，众人都逃了，谁去管哪个是你的金果。有的说莫不是你的崽被打死了，国军在大广打了一仗，打死了五六百个汉崽。担心有等个死了又活转来，国军挖了几个大坑，把那些汉崽都埋了。”

两人在屋里磨难样的说话，妹福的哥彭大福进来了。“还是找不到么，”大福顺手关了门，伏下腰从墙边摸过一只矮小的四脚凳坐下，淡淡的这么问。他常来妹妹家，闹汉之后差不多一天来三四趟。

妹福望哥哥一眼，举了衣袖抹眼睛。

“我妹你不要哭，金果是个大后生了，又乖，会出哪样事。孩子赌

气，过几天总要回来。”大福说道，这话他不知说过多少遍了。

“哥哦，崽又不是去赶场，如今闹汉，都说那群汉崽背有刀枪，遭那群人捉去，会有哪样让人好想的。”妹福一说，又掉泪。

“想不到真的闹汉，哎，”大福说。大福也是种田人，有点懒，有点馋，又爱传送小话。闹汉的事情吓了半年光景。平秋区公所也派人来过，喊死样的说汉崽就要来了，大家把吃的穿的通通藏起来，一样也不能让汉崽得到。谁要是给汉崽吃的穿的，或者让他们过夜，帮他们治病，那就要杀光谁家的人。村上的保长石举科把官家交代的话一遍一遍交代。众人抖着心一天挨过一天，不见汉崽来。正要松开担忧的心，汉崽真的来了。村上男女老少跑得影子都不见，逃到四野深山。两天后，探望的说汉崽走完了，众人回到村上，除了路边的草被踩得稀巴烂，墙上画有粗大的石灰字，贴上写有字的纸张，房屋粮仓猪圈牛栏不但一样也没有损毁，道边一些歪斜的墙板以及逃得急了没有关好的门窗，汉崽帮着理稳，帮着关好。石举科常日说的“那伙汉崽是红匪共匪，要共产共妻。抢走众人的财物，戳烂众人婆娘和女崽的肚皮。”除了几个大胆的探望人，没有谁见过那队不知有多少人的汉崽。回来后男人们有些疑心，女人们拍了心口说幸好逃得远藏得深，要不然被汉崽捉去戳肚皮那真的要死。

汉崽已经过去十多天了。村上人只晓得天下有三种人，一种就是他们自己，叫腊更。一种是讲官家话的人，叫腊嘎汉崽。其他的就是腊谬苗崽。腊谬横蛮但算是兄弟。小广村那边翻过去，到剑河县的地界，多是苗乡。高坝这边村上的去那边赶集，腊谬弯了腊更的肩膀，拉去喝酒。腊谬喜欢玩牛，到高坝这边乡来找好牛，这边的也弯了他们的肩膀喝酒。汉崽呢，村上人极少见过汉崽。他们也说不清为哪样怕汉。做了不善的事，会说你逃不得汉。“不要孽障呢，长大了难得逃汉。”老人对不听话的孩子这么吓唬。男丁做不宜做的事情，也笑他们犯忌，汉崽来了逃不掉。比如小男孩把娘的纺车摇摆做玩，娘赶紧说“崽呀，莫去摇，你要逃不得汉的。”

“你们不在一起么，逃汉的时候。”大福又这么问。

“逃得忙了，一听到铜锣响我们就跑了，又是半夜。到了豆萝井那边的狼山不见金果，才问金果呢。你妹也说不晓得。我们猜想他跑得快跑得远，也不在意。众人都回村了，不见金果，哎。”玉长说，往火塘里吐了一下口水。

“都为他爹，”妹福把脸帕挂在墙间的竹竿上，转身坐回火塘边，埋怨玉长。

“这又怪得谁。”大福说，“不过，你们也听到了，村上人说金果跑是跑了，也跑得一个活人。欧家死了一个姑娘呢。”

## 2

欧家死一个姑娘，与金果相关。大福这么一说，屋里人都埋了头。

欧家死的姑娘十七岁，名叫三梅。汉崽来的头天晚上拿着自己织绣的花腰带，在自己家对门的豆萝山上，把花腰带的一头系着一棵野梨树的枝，一头套了自己的脖子，吊死了。

“造孽哦，造孽。”村上人这么叹气。

这事为哪般呢，得从头说起。

欧家和石家是老亲戚。

石家的玉长有三个崽两个姑娘，金果是老二，十八岁。玉长是个瘸腿人，瘸右腿，种田种地很苦。这么一个瘸腿人，娶不了好姑娘。彭家的福妹倒也不少哪样，只是矮胖，又穷，嫁给玉长。两个不如意的人却养下硬棒的一窝崽女。金果是最雄壮的。

“把金果给我们呀，哥。”吴家的婆娘石玉芝说。玉芝和玉长是远房兄妹，嫁给吴家的成木。成木是个木匠，性子温顺，像女人，养下的也全是姑娘。玉芝想玉长家穷，不计较名声。金果好一个后生，到她家当上门郎的话，自己得个崽，又得一个大劳力。

残缺的人总比圆满的人有心计。玉芝说这话的时候是夏天。她去母亲溪边看田，田里的秧正青。恰巧玉长也有一丘锈水田在母亲溪边。溪边的田不愁水，去看秧禾长得如何，有没有虫。有虫就得撒灰，

或者徒手把那些害稻的虫一个个捉丢。

“你也来看田呀，哥，”玉芝隔着两丘细田叫唤。玉长往那边伸过脖子，说声“来看看。”玉芝一屋女崽，她的男人又会木匠活，多少得些现钱。姑娘做活路又勤快，家境很肥。穷苦的玉长早就有打算，暗里对婆娘说“劝我们的老二娶玉芝的一个姑娘。”福妹听这话，想到玉芝那一屋姑娘个个都是好看的，玉芝和成木性子又好，讨得他们的一个姑娘，那就傍得蛮多钱财。“担心他们嫌我们穷。”妹福说。“穷是穷，老二金果好模好样。再穷再苦总比没个男的强。”两人这么想，还没有向金果漏嘴。

听见玉芝说话，玉长应过，收回头脸，装着看田里的稻，心里正想如何与玉芝家攀亲。

玉芝也有她的想法，想找一个上门郎。一般人家就是死也不让崽去当上门郎。耻笑当上门郎的人家没本事养自己的崽，没本事帮自己的崽娶婆娘，把崽当姑娘嫁出门。这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后生到姑娘家去，生下的儿女都取女方家的姓氏。这个男人就成传种的家伙。那边本来是断根了，由上门郎去接的这个根也是假的。这么一细想，上门郎没有一点光，那边的姑娘也没有一点光。男方的贪图财物，女方的想要个不是自己血脉的后代。

玉芝想了很久，才定下心探问玉长。

“哥，要你来看田，老二他们呢，”玉芝又说。意思是你的腿不方便，该是金果他们来的。

“晓得哪里去了，这里近，我来也不费神。”玉长回话。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事。”玉芝说，上了田，往玉长这边过来。

玉芝到玉长田边，笑了几笑说道“哥，你家的稻禾长得好呢。”玉长也笑了几笑，“还看得过去。”

“福妹在家忙哪样，哥，”玉芝又问。

“有哪样忙的，剥点豆菜，补点衣裳。嘿嘿，不晓得她去哪里翻得几个老苕种来，说是找点带浆的煮油茶。”玉长说道。

“老苕种煮油茶也好吃。”玉芝的口吻有些勉强。

“你们家哪用得着吃那个。”玉长说得害臊。

“哥，你莫说这样的话，我们家也吃。嘻嘻，那到你家和妹福吃一碗去。”玉芝白胖，明白才刚的话得罪了堂哥，装着玩笑说得开心。

没吃过老苕种的人不能体味。就是三月间把肥胖的红苕排没在园里，红苕长出新嫩的藤。当种的红苕被新藤扯干了养分，像娘的圆乳被崽女扯干了样的。老苕种虽然没有像娘的圆乳老瘪，但一点甘鲜味也没有了。而有些老苕种在那老硬的身上冒突一小砣新长的硬瘤，好比犯风湿的在骨节间冒突的硬瘤。饥饿的人就把那点带有浆的鲜货切下来煮吃。

两人又说些闲话，见四处没人，玉芝说道“哥，有句话不好开口。”

“什么话不好开口，你说，妹。我们是一家人，有哪样不好开口的。”玉长说得亲近。

“把金果给我们呀，哥。”

玉长想不到这件好事玉芝先说。他故意装着平稳的脸面说声“送给你们那自然好，可得问孩子的心意。”

玉芝转嘴说“哥，你也不要多心，我是痒嘴了说的。说不定成木和姑娘都不愿意。”

### 3

玉芝说过话就往大道上去了，一句什么话也不再说，也没有回转身看玉长，步子移得快快的，像在逃开羞恶的事。她的心里正想“你还计较哪样，我不嫌你就好了。”也是故意急忙走，让玉长误认为她悔了心，至少让他晓得我玉芝并没有对你金果有放不下的念想。

玉长见玉芝翻了脸似的走，一个心头又冷落下来。成木他们可以找别的后生当上门郎，不限定是金果。比金果好的很多。不过玉芝开口了，往后也好找人去求情。

玉长没有心思看田了，待玉芝从母亲溪上边掠了身影，他也洗净脚杆上的泥浆和浮萍，一步一歪往家里去。

到得家里，婆娘煮熟了油茶，少油少盐，只是几把米掺合一锅老苕种，比富有人家的猪食还差。福妹给他舀来一碗，苦涩苦涩的，他边吃边说话。

“想不到在田边碰着玉芝。”福妹明白他话里的意思，村上人时常碰着，没有格外的事不会这么说。

“大白天，又在田边，不好说话吧。”福妹问得欢喜。

“嘿嘿，”玉长扬了脖子喝一口汤，笑笑，又嚼了几口老苕种，把筷子敲两下碗沿说道，“我哪好起先开口，四处没个人影，倒是她起先开口了。”玉长把那个情景说了一番。

“哎呀，他们有了这个意，我们得赶紧办。”妹福笑道。

“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去才行。”玉长说。

这事不比常时的求婚论嫁。男人家怎么去说“让我的崽到你家来当上门郎”，女方更不可上门去请。虽然两边都明白这层意思，就是两边都不好起意说。这种事情便要一个中人。说男家有这个心意，又说女家有这个想法。不偏不摆，男女两边都不留笑话给人说。

“找哪个才合适，你大伯或是我哥好不好。”福妹说。

“他们两个都合适。不过你哥的嘴巴不牢靠，说成了没哪样，不成呢受人笑话。还是我大伯稳妥点，成不成他都不会喧出去。”

“老二情愿不呢。玉芝家的姑娘大的嫁人了，小的又还嫩，合适的就是细柳。细柳倒是好个。”妹福笑着，望着玉长的眼睛说话。

“老二肯定情愿，嘿嘿，细柳像一朵花。”玉长也笑着，把眼睛往天上抬去，又得意又满意。

妹福拍了两下衣袖立了身进屋找什么去了。这当口有人叫声“在家的么。”玉长的屋在道边，他一看，见是彭家的歪脑。“在家，去哪里，找牲口是吧。来吃碗油茶，老苕种煮的。”

“哈哈，也不饿，看你一脸笑的，有哪样喜事。”歪脑笑道。

“坐吧，我叫他们娘舀给你。”

“油茶就不吃了，坐坐抽袋烟，也不忙哪样事情。”歪脑坐下。

歪脑名叫彭来坤，脑袋往右歪，叫他歪脑。他是个屠夫，杀牛敲狗

都是笑着脸操刀舞棒。他的父亲也是屠夫，老屠夫快要死的时候一直断不了气，在床上翻来滚去的叫闹。众人说杀的牲口太多了，那些冤魂来报恨，让他难得断气。在行的人把架有屠刀的清水盆放在他的床下，像他杀猪时候把接猪血的清水盆放在屠架边。屠夫都是这样，把猪按在屠架上，拿起横在水盆上的屠刀，翻转刀背极快极重的打一下生猪踢荡的前脚。一打，猪脚肘即刻软了。屠夫反转一尺半长的柳叶单刃尖刀，把刀尖往猪的前腿间试一下，一捅，直到心窝。手腕左右拧几下，抽出刀，乌红的血喷出来。生猪尽了气嚎叫，整个村庄都听见。众人把水盆放在歪脑父亲的床下，他也像一头被按住将杀的猪那么嚎叫，叫声和猪叫一模一样，也慢慢弱了力细了声。旁人说“快了，快了。”又有人烧香烧纸，求神佛消他的罪，求祖宗接他的魂。一会，就断气了。

“哪天赶集。没哪样事连天时都忘记了。”玉长问歪脑。歪脑从村上或邻村寻得猪牛，到平秋集上去倒手，赚些现钱。平秋四面村脚宽，热闹得很。平秋这话的意思，也就是哪样货物都可以卖得出去的地方。

歪脑爱酒爱吃，最爱吃狗肉。又有个怪习气，手头有钱哪样也不做。断了钱才去做买卖当屠夫。村上人从歪脑的气象上也晓得他有没有钱。一脸酒，有钱。两睛青，没钱。正如他此时路过玉长家，就是没有钱的症候。

## 4

没钱的歪脑是个破落人，但他近得许多富贵人身边。那些人喜欢他的牛肉猪肉狗肉。歪脑也便把从那些人嘴里听来的话说给村上人听，像是他活在高人一等的半天。

“要犯乱了，玉长。”刚坐下歪脑就急着把听到的新话说出嘴。

“我们这穷地方，会有哪样乱犯到这里。”玉长随意回应。

“我们村上的保长算老几，懂哪样卵，平秋区公所的区长亲口说



的。区长喜欢吃狗肉，前几天我拉得一条黄狗去，他老远看见了。歪脑——，嘿嘿，区长叫我。一黄二白三花四黑，黄狗最好吃。我敲了狗，就在区公所炖了吃。哎呀，区长好开心，拿出几瓶好酒我们喝。他说今朝有酒今朝醉，要犯乱了，哪天丢了命也不晓得。”歪脑说得起劲，忘记吸烟。一吸，烟斗上的烟快要死了似的，只余一点细火。歪脑用力连连吸了几气，那烟才慢慢的冒起来。

歪脑吐了一口痰，正要往下说，又拢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驼子包乡——守更人或喊夜的——石老旺。一个是一筒米宋天禄。天禄会点巫术，众人问是真假，他说不管真假，拿一筒米来。村上人极少现钱，请天禄这些人祛灾，给一筒米当资费。便叫他一筒米。

“歪脑又在分发新话了吧，”一筒米笑道。

“来坐，”玉长招呼。

“本来想去溪边找鱼虾，那先听歪脑几句新话再去。”仍是一筒米说话。两个便坐下来。

歪脑根本不在意村上人对他的眼光，接嘴说他的话。“区长说，”歪脑把头低下，却又把眼抬起，盯着面前的三人，声音很细，“你们不要去乱说，中国现在是乱得不得了了，皇帝垮台之后，谁也管不了中国。别说远的，我们腊更出的一个军长王天培，王天培带百万大军，打到徐州，还是被蒋介石杀了。如今谁服谁，哎，区长说，没有一个服一个。区里已经接到邱县长的命令，悄悄送来的。江西有一窝红匪，蒋光头也拿他们没办法。红匪里有一个师长龙云，龙云是哪里人呢，就是王寨下去几里路茅坪人。你们说隔高坝多远，嗯，一天的路也不到。龙云带他的人马要回老家来躲难。躲难的红匪你们说怎么样，比强盗还要恶。区长说他们一路杀人放火，特别是对女人，管你好丑，搞了再说。听话的搞了放你走，不听话的搞了之后一刀捅死。区长说县城王寨四面八方都布了兵，平秋几个方向的山头都挖壕沟了，以防红匪汉崽从我们这边方逃走。”

“今年是凶年，”一筒米趁歪脑歇气吸烟，说道。“师傅说不管哪朝哪代，五百年总要大乱一遭，太平世界可能得五百年了，一定乱。”